

《石头心：萨卡佳薇娅之书》中的历史书写

张健然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 要:《石头心：萨卡佳薇娅之书》取材自肖肖尼族女性萨卡佳薇娅与刘易斯和克拉克率领“发现兵团”一起西进,寻找通往太平洋直航水道的历史事迹。小说叙事具有明显的历史书写特征:首先,它揭示了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背后的帝国征服史,批判了杰斐逊总统的“自由帝国”思想;其次,它反映了此次远征带给印第安人的集体苦难史,将处于历史“边缘”的印第安部落书写回了历史“中心”;最后,它在后殖民语境中重构了萨卡佳薇娅的个人史,对“宏大”历史话语以及主流文化权力塑形的类型化萨卡佳薇娅形象进行纠偏。由此,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批判了 19 世纪初乃至整个西进运动时期的美国国家政治,也修正了美国民族对西部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

关键词: 格兰西;《石头心：萨卡佳薇娅之书》;历史书写;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萨卡佳薇娅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5)06-0099-13

0 引言

1803 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与法国签订“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用 1 500 万美元买入超过 21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购地案尚在等待国会批准的过程中,杰斐逊例便已说服国会拨款,支持探险队,勘察路易斯安那地区。这支探险队史称“发现兵团”(the Corps of Discovery),由美国陆军上尉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少尉威廉·克拉克少尉(William Clark)领导,揭开了史上闻名的“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的序幕。探险途中,刘易斯和克拉克用日记记录了为期两年零四个月的考察活动,日记的初稿经后世史学家的整理和补充,发行了《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日志原本,1804—1806》(*Original Journals of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1804—1806, 1904)。除了在日志中记录沿途的地理发现和人文风貌,两位首领也记载了探险队在 1805 年 4 月 7 日从曼丹堡出发,雇佣肖肖尼族(Shoshone)女性萨卡佳薇娅(Sacajawea)及其丈夫杜森特·夏博诺(Toussaint Charbonneau)为翻译,随同探险队寻找通往太平洋直航水道的始末。日志中,萨卡佳薇娅的存在微不足道。有趣的是,这位生

收稿日期:2025-06-30

作者简介:张健然,女,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张健然.《石头心：萨卡佳薇娅之书》中的历史书写[J].外国语文,2025(6):99-111.

时卑微的女性过世后,经由主流美国社会的加工,声名鹊起,获得了“‘全美’女英雄”的“美名”(Kessler,1996:9)。对此失真的形象建构,本土裔作家不予赞同。在探险活动两百周年庆典来临之际,切落基族(Cherokee)与英德裔混血作家黛安·格兰西(Diane Glancy,1941—)便以萨卡佳薇娅的西进事迹为蓝本,创作了《石头心:萨卡佳薇娅之书》(*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2003,后文简称《石头心》),从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双重视角,回探“发现兵团”远征和萨卡佳薇娅的历史多义性。

格兰西在接受采访时曾言:“历史是多样的,通常只限于一群白人男性的讲述。所有那些并存的声音从未能够发声……我必须回到过去,通过创造性想象,恢复那些声音。我看见……这些声音正在追上那种一直占据优势的声音。”(Andrews,2002:657)这样的后现代史观在《石头心》中产生回响。小说中,格兰西将全书的页面一分为二,一侧用第二人称“你”讲述萨卡佳薇娅的西进故事,另一侧撷取两位首领的日志片段。这两侧的叙事共同搭起了小说的平行叙事结构,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通过比对印第安人和白人审视同一历史事迹的相异面向,让多声部的历史取代了单声部的历史,赋予了小说叙事历史书写特征。有关《石头心》中的历史书写问题,有学者指出格兰西“用她的故事架构了美国官方历史,以期填补一些……‘空白’”(Alberts,2010:129)。不过,对于填补了何种“空白”,论者语焉不详。同时,国内学者对《石头心》的研究只论证了它对“充满英雄主义想象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边疆神话”(张健然,2023:73)的消解。鉴于上述研究盲点,本文将《石头心》置于小说叙事指向的历史语境和国家政治框架下,结合格兰西创作的文化语境,厘清其内蕴的历史书写,并论证这种历史书写对19世纪初乃至整个西进运动时期美国国家政治的批判和对美国民族的西部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的重构。

1 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背后的帝国征服史

要理解《石头心》对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的真实意图的揭示,首先要从杰斐逊总统的治国思想和政治实践谈起。在1800年当选总统前,杰斐逊曾三次资助西部探险,但都以失败告终。1802年,杰斐逊再次发起探险,委派刘易斯和克拉克负责筹备工作。“杰斐逊明白他的探险家们所去之地不只是一个由河流、山川、平原构成的可见世界,还是一个更重要的世界——一个由印第安政治和欧洲竞争对手组成的不可见世界。”(Ronda,2004:1)彼时,美国政府尚未拥有路易斯安那地区和哥伦比亚地区的领土权,开启探险势必会引起历代居住于西部的印第安人抗议,也会遭到盘踞于此的西班牙、俄罗斯和英法殖民势力抵制。因而,杰斐逊对外宣称此次探险属于科考活动,避而不谈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倘若探险成

功,能让沿途的印第安部落归顺美国政府,那么,美国不仅能为西进运动扫清障碍,还可削弱甚至夺取英国对北美毛皮交易的控制权。史学家的评断切中肯綮,除了推进科学进步,探险队“旨在推进美国的商业利益……杰斐逊的冒险构想用自己的方式表明他的帝国野心与同时代的拿破仑不相上下”(Cogliano,2017:181)。二者区别在于,杰斐逊的帝国构想摒弃了欧洲殖民者惯用的战争手段,打出“和平”的幌子,隐蔽地推进“自由帝国”(the empire of liberty)的建立。

在杰斐逊留下的文献中,有关“自由帝国”的政治阐述不多。他首次用这个表述是在1780年12月25日写给素有“老西北的征服者”之称的乔治·罗杰斯·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的信中(Jefferson,1951:237)。1805年12月28日,杰斐逊在谈及合并建制印第安纳领地时,再次提出“通过扩展这个自由帝国,我们拓展其附属地”(Jefferson,1939:329)。显然,“自由帝国”的应有之义是领土扩张,而擘画和促成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是对该政治理念的重要世俗实践。这种实践服务于白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助力杰斐逊实现建立农业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但褫夺了印第安人的基本生存权。《石头心》中,为了还原彼时的历史语境,格兰西在小说正文前遴选了杰斐逊下达探险任务的部分信函:“你们的目标任务是考察密苏里河及其主干流,通过考察它的航道和它与太平洋的水路交汇状况,找到一个能否为贸易提供最实用的、横贯大陆的直航水道。”(Glancy,2003:10)此文献引用旋即读者的目光引向关注19世纪初受扩张话语左右的美国国家政治,也奠定了小说揭示探险背后的帝国征服史的基调。

《石头心》中,探险队在印第安人面前称美国政府愿意与他们“交好”,通过发放礼物,遮盖美国扩张帝国版图的野心。除了派送印第安人眼中稀有的生活物品,如玻璃珠子、布料,探险队还派发“小国旗”“军服”和“臂章”,也把“刻有美国总统杰斐逊头像的徽章”和“刻有乔治·华盛顿总统头像的小徽章”赠予印第安部落的酋长(Glancy,2003:18,72,78,71)。这些象征国家主权的物品不仅宣示美国对印第安人的领导权,还意在向他们输出超越部落意识的国家共同体理念。小说中,探险队的确未向印第安人直接动武,却通过展示加农炮、手枪等先进的军事武器,震慑他们,让他们默认美国对西部的“合法”领土权。在日志选段中,刘易斯提到印第安人膜拜白人的军事威力。在印第安人的心中,手枪能与“巫医法术”匹敌,其力量“来自或凭借上帝天命昭昭的影响或权力”(Glancy,2003:73)。刘易斯的言辞里已初见19世纪期间强力为美国西部拓殖开脱的“天命说”(Manifest Destiny)的端倪。不过,此时,探险队推进帝国进程的方式相对温和,更为隐蔽,能让印第安人敬畏和认同他们的新“主人”,也能使探险队象征“和平”的观念发挥麻痹人心的作用,进而让印第

安部落自愿腾出通往“自由帝国”的道路。

然而,无论探险队如何标榜“善意”,印第安人依然“害怕白人”(Glancy,2003:84,85)。对此,刘易斯和克拉克用语言安抚他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红皮肤的孩子们”(Glancy,2003:84)。两位首领的话术通过挪用印第安人确立家庭关系和部落社会的权力结构所依据的亲属关系基础,隐讳地将印第安人纳进白人民族主义情感的认同框架和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范畴,有效地淡化了美国政府的帝国野心。同时,这样的话术沿用了杰斐逊在诸多公开场合称呼印第安人为“兄弟”或“孩子”的政治修辞(Jefferson,2009:206)。本质上,两位首领借用这种政治修辞,意在推动杰斐逊为建立“自由帝国”,从国家政治层面提出的“博爱计划”(philanthropy plan)向世俗实践的转化。据考证,“博爱计划”涵盖一揽子措施,包括鼓励印第安人放弃游牧、接受农耕文明和白人教育,尤其要接受“农业”和“栽种”的知识(Onuf,2000:48)。唯有如此,印第安人的后代才能“拥有未来的希望”(Onuf,2000:48)。小说中,白人常替“博爱计划”叫好。例如,克拉克对萨卡佳薇娅谈到送其儿子让·巴普蒂斯特接受白人教育的益处时,讲道:“如果能去上学,他也会写字。”(Glancy,2003:133)历史中,巴普蒂斯特六岁时被送到克拉克的身边接受了白人教育。然而,“博爱计划”要求印第安人“按照白人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来选择生活”,放弃“公共土地所有权”,从而“变得文明”(Sheehan,1973:10)。现实中,尽管“博爱计划”因印第安人无法适应农耕生活和边疆白人对他们的刻板认知和敌视态度而失效,但它服务于美国民族的帝国霸权的事实不容置疑。小说中,像巴普蒂斯特一样的印第安人的后代一旦接受白人社会提供的教育,他们便被规训为“文明”的主体,被割断与印第安部落社会和其母体文化的天然联系。正如小说所写,“让·巴普蒂斯特与……肖肖尼族人分开了”(Glancy,2003:133)。显然,这是对白人借由“博爱计划”向印第安人实施族群分离和清除异质文化的指涉,映照出美国政府通过矫饰帝国意图来征服印第安人的历史真相。

小说中,探险队还藉由医疗救助,彰显美国人的“博爱”,从而粉饰他们是“自由帝国”的先遣队的事实。行程中,刘易斯身兼内外科医生之职,不仅无偿给印第安人行截肢术和脱臼复位术,还为他们治疗雪盲、风湿、性病等疑难杂症。在他看来,印第安部落流行的疾病,尤其是性病,“扰乱了美国本土的秩序”(Glancy,2003:73)。事实上,从1492年的“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起,性病已扎根美洲。到19世纪初,“太平洋沿岸的英美贸易船只已将梅毒带给哥伦比亚河下游的印第安人”(Lowry,2004:3)。探险队抓住印第安人无药医治梅毒的软肋,一路上探查他们的感染情况,适时提供水银疗法。印第安人“为了刘易斯的神药追随他”,夸赞探险队是“行走的医学人”(Glancy,2003:109,116)。对于

美国人的医疗救治,萨卡佳薇娅另有看法,认为“正是由于疾病,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权力”(Glancy,2003:56)。这样的思索直指医疗实践对不平等的土白权力关系的生产,因为“医学是帝国主义‘了解’其子民,并向他们建立权威的方法之一”(Arnold,1991:17)。如此来看,小说中,白人的医学活动不仅树立并强化意指“进步”的美国人对“落后”的印第安人的“权威”统领,还投影出医学与美国民族建立帝国霸权之间的共谋史。

此外,刘易斯和克拉克通过兜售美国人促进通商的“美意”,也隐匿了“自由帝国”背后的经济殖民和霸权政治。小说中,但凡探险队所至之处,印第安人会被告知穿越他们的领地是要“给他们找到一条进行通商的直接渠道”(Glancy,2003:70)。为了让印第安人相信美国人从不操奇计赢的商贸原则,刘易斯和克拉克与他们交换物质时,会给出“满意的补偿”(Glancy,2003:71)。面对隆冬时节饥谨难熬的印第安人,刘易斯一边向他们展望未来的贸易前景,一边安抚他们,允诺会“一如既往地”与他们分享探险队储备的“肉”(Glancy,2003:77)。“肉”既是果腹之物,也喻指美国人与印第安人将会共享杰斐逊谋定的“商栈制度”(factory system)带来的经济收益。“商栈制度”通过美国政府委托的商人或官员管理美国人与印第安人的贸易活动,给予印第安人一定优惠,但大部分收益被美国商人和美国政府收入囊中。“商贸一直是共和国的帝国远景的一部分”(McCoy,1980:201)。本质上,“商栈制度”是要掐断印第安人与欧洲殖民者的贸易关系,让部落经济依赖美国人,从而利于美国人掌管19世纪上半叶北美毛皮交易的特权和削弱欧洲殖民权力在美洲的贸易影响力,也益于美国政府推进美国西部的经济殖民。可以说,在刘易斯向印第安人展望的贸易前景中,19世纪初美国政府试图建立美洲贸易帝国的企图昭然若揭。

作为重农主义者的杰斐逊深知贸易是美国夺取西部的“焦点”(Ronda,2004:5),但毛皮交易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背离了他要让西部“从根本上保持……农耕特性,也就是共和体制的特性”的政治规划(McCoy,1980:201)。加之,毛皮交易是短暂的经济增长点,会随着边疆向西推至极限,跌下美洲贸易的榜首。建立美洲贸易帝国的构想,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想象性的国家政治框架下都行不通,但这并不阻碍它对美国政府在西部推行经济殖民和霸权政治的表征,也不削弱它对“自由帝国”理念的指涉。离任总统职务后,杰斐逊在给其继任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信中指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自立国以来从未勘定过的自由帝国。我认为,此前任何一部宪法都没有像我们的宪法一样,周密地考虑到建立一个广袤的帝国,并实行自治。”(Jefferson,2004:169)在19世纪美国历史中,美国西部领土边界的不断外扩说明扩张话语主导下的帝国政治蓄谋已久,织布了一张霸权治理的大网。在这张大网之下,美国政府不再向印第安人推行最初的“博爱计划”,而是使用血腥的

武力征服。其中,最为惨烈的现象当属 1831 年美国强行实施的《印第安迁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用军队逼迫印第安人踏上“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的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石头心》对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背后的帝国征服史的揭示除了批判杰斐逊以强化国家领土安全为名,行建构“自由帝国”之实的霸权治理,也驳斥赋予“发现兵团”乃至整个西进运动历史合法性的美国国家政治。

2 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与印第安人的集体苦难史

对 19 世纪美国史学家而言,美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西部拓疆史。其中,影响甚广的史学话语源自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创立的“边疆学派”(the Frontier School)。这一学派与彼时的美国国家政治声气相投,建构了摆脱“欧洲生源”影响,凸显美国民族性的史学话语(Turner, 1972:6,9)。换言之,在撰史时,史学家特意筛掉了从美国建国时期至西进运动结束这一期间涉及的殖民征服、文化清洗等历史事件。“相同的事件系列可以是悲剧性或喜剧性的故事要素,这取决于史学家如何排列事件顺序来撰写易于理解的故事。”(White, 1978:84)在后现代历史学的影响下,美国史学家开始质疑“边疆学派”的历史观,指出官方历史“布满愚不可及的荒唐,也攒满民族主义式的自鸣得意和有害的种族中心主义”(Limerick, 2004:92),力主书写能替“妇女、少数族裔……的利益发声”(Fisk, 1997:11)的新西部史。在努力打破史学“权威”的文化实践中,文学创作的力量不容忽视,因为“历史……也是文学的终极所指”(Eagleton, 1976:75)。《石头心》中,格兰西对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的情节化处理聚焦探险带给印第安人的集体苦难史,将处于历史“边缘”的印第安部落书写回了历史“中心”。

小说中,第二人称“你”的叙述开篇追溯欧洲殖民者暴力夺取印第安土地的历史。他们“来到这片土地。首先来到的是法国人”,接踵而至的是“为了土地而开战的英国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Glancy, 2003:18,19)。19 世纪之前的史实表明,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土地的掠夺从哥伦布踏上美洲起就未停止:印第安人经历的殖民洗劫不仅来自向西拓展的英国人,还来自从墨西哥北上的西班牙人、从西伯利亚东进的俄国人以及从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向西扩张的法国人。到 19 世纪初,“战争、威士忌、贸易和条约已从印第安人的手中夺取了阿帕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印第安土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少量土地除外,其他土地虽然归属印第安人,但是土地上的居民已感受到东海岸的同胞所经之事的回响”(Calloway, 2003:2)。因此,小说开篇对印第安土地几经易主的事实性描述,使得欧洲殖民者欺压印第安人的历史浮出地表,也为小说叙事揭示美国人探险同样给印第安部落带来苦

难埋下伏笔。

随着“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达成交易,印第安人被法国殖民权力移交给美国殖民权力进行治理,延续着他们被殖民的集体苦难史。探险途中,刘易斯表面上与印第安部落的首长缔结友好联盟,但私底下他认为“印第安人看起来友好,讨人喜欢”,但“很贪婪,偷窃成性”(Glancy, 2003: 99)。实际上,大多数印第安人不仅友善,还知恩图报。探险队员行至内兹珀斯部落时,早已人困马乏,病痛缠身。“内兹珀斯人本可杀掉他们,但一位老妇……向族人讲述了自己年轻时被一位白人救助的故事。卷发,内兹珀斯人的酋长,听了她的故事”,便同意教他们“制作独木舟……这让他们节省了很多精力”(Glancy, 2003: 81)。除此,酋长还同意无偿给探险队员提供休整地,吩咐族人给他们送去物资补给。尽管印第安人竭力帮助探险队,但并不能打消美国人要将他们的自然资源占为己有的想法。相反,美国人进一步打开了劫掠印第安人的大门。探险队员用船只向华盛顿运送大量的“动物皮、骨头、山羊角、鹿角、弓箭、长矛、陶罐、曼丹玉米、水牛皮”(Glancy, 2003: 25)。同时,他们把“突袭和战争”变为“仪式化的常态”,给印第安人带来了“伤害”(Glancy, 2003: 142, 109)。霍尔曾说:“过去不仅是我们的发声位置,也是我们赖以言说不可或缺的凭证。”(Hall, 1989: 19)小说中,正是通过言说“过去”的伤痛,格兰西从历史断层中重拾本土裔的历史阐释权,实现了为被“宏大”的官方历史压制甚至消声的印第安人立史。

在格兰西的笔下,除了印第安人是苦难的亲历者,印第安土地也难逃劫难。这意味着印第安人理解和阐释人地和谐共存的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探险队西行的要务之一是勘测美国领土的新边界,因而,所经之处,探险队首领用经纬仪和六分仪进行地理定位,记录相关的地理数据,用以绘制地图。在萨卡佳薇娅的观察中,刘易斯“花整天时间来记录”和“计算”,“用蜿蜒起伏的山脉标记出西北通道”,绘制了“新地图”(Glancy, 2003: 75, 77, 80)。克拉克也把从曼丹堡至太平洋入口一路途经的地方赋形于图,测绘了密苏里河、克利尔沃特河等水道的走势。“地图被用于合法化征服和帝国的现状,创造出帮助维持领土现状的神话。”(Harley, 2001: 57)当刘易斯和克拉克用抽象的地理测量单位和科学术语将印第安土地去实体化时,符号化的帝国地图应运而生。借此,他们巩固了美国领土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强化了美国作为帝国主体对其子民的掌控,也肢解了印第安人倾注于土地的个人情感价值和传统文化意义。正如小说所写,探险队员“勘察土地,但看不到背后的大地精神。他们把土地写入日志,但不了解它”(Glancy, 2003: 25)。

不幸的是,面对美国人“正在滋扰土地”带来的变化,萨卡佳薇娅和其族人“束手无策”(Glancy, 2003: 30),只能被迫承受探险队带给印第安人的文化苦难。小说中,这一点体现

为探险者用注重抽象和归纳的英语表意模式强行取代以描述性和直观性著称的印第安部落语言的表意模式。例如,印第安人统称为“拿走东西的人”被白人模糊化为“探险者”(Glancy, 2003:46);在命名沿途的地景时,探险队首领用“奶河”替代印第安人称为“斥责诸众的河”,美国国家领袖的名字也被他们用于指称“密苏里河的三个支流:杰斐逊河、麦迪逊河、加勒廷河”(Glancy, 2003:65)。小说中,这样的语言表意替换不胜枚举,表明“英语”相较“部落语言”占据“很大的特权”(Owens, 1997:7)。同时,“语言……是殖民的利器”(Lamming, 1984:13)。探险队借由英语命名来维护美国领土权的行为,等同于瓦解印第安人阐释现实世界和建构本族知识体系的表述媒介。这彻底将印第安人锁入无力树立和赓续文化自我的空间,也篡夺了他们书写和传承部落历史的权利,因为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接触到历史”(White, 1999:292)。可以说,格兰西在小说中对印第安部落语言指称和认知外界的权利被美国人强制革除的呈现,不仅追溯了印第安人处于哑言的历史根源,还披露了他们所经历的文化创伤史。

特纳在回首19世纪期间美国民族弹性移动的边疆界限时,指出路易斯安那购地及其后续管理和开发是“共和国的历史中宪法允许的转折点”(Turner, 1972:19)。这一转折点之于白人意味着开启英雄般的国家缔造史,但对于印第安人则标志着无法言说的苦难史。对此,19世纪美国官方历史选择性地“失明”。譬如,在特纳的史学阐述中,美国民族的殖民行径被美化为白人战胜荒野、播种文明的英勇事迹,印第安人的遭际却被简化为解决边疆土地纷争而产生的“意外”(Turner, 1972:12)。这显然罔顾了印第安人自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起就遭到美国人压榨的事实,也有悖于他们随后被美国政府围剿进保留地而濒临灭绝的史实。“对于历史被毁的民族来讲,一则关于过去的故事,即使它的全部或部分虚构的,也能起着补偿过去的作用。”(Boehmer, 2005:189)《石头心》中,这种“补偿”在于小说叙事通过还原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带给印第安人的苦难,“使历史中被压抑、被剥夺了权力的一方获得自己身份的合法性”(王岳川, 2001:198)。借此,《石头心》壮大了本土裔的对抗性历史话语,裨补了印第安人在白人霸权政治形塑的历史话语中长期错位存在甚至缺场的历史,进而修正了美国民族对西部的历史记忆。

3 后殖民语境中萨卡佳薇娅的个人史重构

在主流意识形态权力的干预下,19世纪美国西部史被书写为白人秉承“天命说”给“原始”的印第安人带去“文明”的故事。时至当下,这种故事经由反复刻写和传播,“持续存在于我们(美国)的国家文化和流行历史中”(Taylor, 2001:x),固化了历代美国人民族主

义式的文化认同,也生产出“作为知识的历史”(Foucault,1980:160)。不过,在后殖民语境中,少数族裔作家借力语言的解放性,通过重组历史事件,让主流历史叙事的统一性问题化,使得历史“不再是赋予世界的一个连贯的故事形式,而是一个又一个不断更新着的认知层面”(盛宁,1994:260)。在这些“认知层面”上,显现着那些曾在历史中被隐身或被曲解的人物形象。同样,《石头心》中,格兰西将萨卡佳薇娅设定为串接小说叙事的中心人物,重构其人其事,纠正了“宏大”的历史话语和主流文化权力生产的类型化的萨卡佳薇娅形象。

小说中,“你”的叙述内容与探险日志选段独立并行,且相互抵牾,而这种抵牾关系直指萨卡佳薇娅被他者化的经历。日志选段中,萨卡佳薇娅被蔑称为“番女”(squar/squaw)(Glancy,2003:29,30)。这位“番女”精通几种印第安部落语言,能担起探险队与沿途的印第安部落沟通的翻译任务。同时,探险队需要一位印第安女性“来扫除印第安人对曾给他们带来疾病和屠杀的欧洲殖民者的恐惧”(Roux,2009:56)。叙述者“你”道破玄机,指出背着儿子西行的萨卡佳薇娅能证明“这支队伍是安全的”,因为“女性和婴儿不会参战”(Glancy,2003:86)。因而,只要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美国人便让萨卡佳薇娅背着她的儿子,走在探险队的最前面,反之,她则被安排到队伍的最后面。对探险队而言,萨卡佳薇娅是工具,只有白人需要或默许她行动时,她才能施事。在其他情况下,她只能保持“沉默”(Glancy,2003:17)。“人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建构自我主体,因为只有语言才能现实中建立起自我的观念。”(Benveniste,1971:224)显然,少言寡语的萨卡佳薇娅被褫夺了自我身份,是斯皮瓦克意义上的“庶民”。正如“你”的叙述所言,萨卡佳薇娅是“无名之辈”(Glancy,2003:17)。

讽刺的是,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原本历史中近乎哑言的萨卡佳薇娅以女英雄的形象强势回归。妇女选举权活动家兼历史小说家伊娃·埃莫里·戴伊(Eva Emery Dye)的《征服:刘易斯与克拉克的真实故事》(*The Conquest: The True Story of Lewis & Clark*,1902)是首部篡改萨卡佳薇娅形象的小说。在她的笔下,萨卡佳薇娅是“被解放的妇女的原型”(Kessler,1996:66)。尽管这种原型脱离史实,但不影响戴伊夸大萨卡佳薇娅在探险中仅有一次从白人手里争取到投票权的细节,用以激发白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斗志。进入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主流白人文化虚构出萨卡佳薇娅“为困惑的探险队员指引了无价的方向”的“向导”身份,歌颂她打破族裔藩篱,助力白人完成了探险的“天命”(Ronda,2004:257)。时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声势浩大的红种人权力运动也未纠正被浪漫化的萨卡佳薇娅形象。美国文学中,安娜·李·沃尔多(Anna Lee Waldo)的小说《萨卡

佳薇娅》(Sacajawea, 1978)最为典型。沃尔多通过杜撰萨卡佳薇娅与克拉克的暧昧关系,把理想型的白人女性气质投射其身,使之成为印第安人自愿皈依美国文明的典型代表,传递出白人文明优于印第安文明的信息。历史性地看,主流文化权力或是把萨卡佳薇娅歪解为传奇般的女权先驱,或是把她臆造为白人男性审美视域之下的情欲对象,或是将她捏造为多族裔的美国民族起源神话的主角。总之,萨卡佳薇娅被推向历史前台的过程始终服膺于主流文化政治的“漂白”塑形,其效果是白人探险的历史和目的性得以张目,印第安人的历史受到压抑,萨卡佳薇娅的个人史也遭到篡改。

针对上述现象,格兰西在《石头心》的序言中直言:“萨卡佳薇娅的探险角色不是写入传说中的向导。事实上,刘易斯和克拉克日志对她的着墨甚少。”(Glancy, 2003: 7)跋文中,格兰西重申创作意图:“我要塑造一个摆脱领导者神话的萨卡佳薇娅。”(Glancy, 2003: 152)因而,作家在小说中将萨卡佳薇娅复原为被动接受和执行白人指令的工具人。综观小说,除了被要求替白人做翻译时,萨卡佳薇娅很少发言。在“你”所述的故事中,萨卡佳薇娅主动表达自我意愿的场景仅四次,包括她向克拉克争取去太平洋观看白鲸的交流、与鬼马的交谈、与同族小女孩以及与丈夫夏博诺的对话。尽管“你”的叙述筑基的叙事话语反映出萨卡佳薇娅有独立思考能力,但从故事层面上她始终处于低音闭锁。这有力地驳斥了主流美国社会将萨卡佳薇娅塑造为引领探险队扩张领土的领导者的历史记忆建构。

小说中,除了秉公直书萨卡佳薇娅的真实历史境遇,格兰西在“你”的叙述中强调了萨卡佳薇娅的印第安文化身份,并以此匡正长期以来白人对其历史的失真叙述。首先,格兰西笔下的萨卡佳薇娅捍卫印第安文化中的自然观。在萨卡佳薇娅的心中,自然是印第安人的精神归宿所在。当白人将自然当作客体进行僵化表征时,萨卡佳薇娅听到了“树木的声音”和“石头啄食支撑圆锥形帐篷的木杆发出的声音”,但白人“听不见”这些声音(Glancy, 2003: 32)。当白人把动物作为科考对象进行评估和记载时,萨卡佳薇娅称它们为葆有“精神”的“动物精灵”(Glancy, 2003: 44)。除此,她把自己想象成“白色的水獭”,与“河流”和“树木”合体(Glancy, 2003: 53)。“你”的叙述中,萨卡佳薇娅始终与自然交会融通,展演了众生一体的印第安文化理念。由此,小说叙事打破了殖民语境中被掏空族裔性的萨卡佳薇娅形象,拓展了其“另类”的个人史。

其次,“你”的叙述中,萨卡佳薇娅是印第安口述文化的传承者。作为最古老的交流方式,口述既是印第安人传承部落历史和信仰的媒介,也是印第安文化系谱中的关键要素。“你”的叙述中,常常出现萨卡佳薇娅独自唱歌和讲故事的场景。例如,白人无力医治其病危的儿子时,萨卡佳薇娅“给他讲比弗黑德河的故事”“告诉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唱

歌给他听,让他可以活下去”(Glancy, 2003: 118, 119)。口述活动有着神药般的疗效,让萨卡佳薇娅的儿子霍然痊愈。这注解了她对印第安人世代使用“整体医疗”(holistic healing),恢复“个体的身体、心理、精神和环境健康”的传承(Murillo, 2004: 113)。不过,白人认为印第安医学是巫术。比如,克拉克在萨卡佳薇娅两度重病时,全然不顾口述活动能发挥治疗作用,迫使她接受放血疗法和服用鸦片酊,但疗效甚微。表面上,萨卡佳薇娅接受了白人的医治,但她私底下偷偷向神灵和祖先祷告,在梦境中与族人一起唱歌。口述语言的力量让萨卡佳薇娅逐渐转危为安,白人的治疗却给她留下了间歇性发烧的后遗症,因为他们“带来的是坏药”(Glancy, 2003: 144)。小说中,萨卡佳薇娅对整体医疗的坚守表达了其中涉及的口述传统能为印第安人注入生命活力的理念,缝合了她因白人殖民活动被迫远离族人而造成的文化身份撕裂。很大程度上,格兰西对萨卡佳薇娅的族裔身份的肯定是对主流美国社会歪曲历史真相的抗衡,也是借由文学文本充当“记忆场”的作用来刻写和散播印第安文化在美国文化共同体中的在场。

在分析萨卡佳薇娅形象的演进时,有学者称她对于白人不过是野蛮的印第安人中的一员,有关她的叙述历史是碎片化的(Kessler, 1996: 21)。简单地讲,主流美国社会对萨卡佳薇娅形象的建构始于亦终于白人优越论,相应生产的知识型沿袭了线性的历史进步观,造成其存在是为主流白人文化和官方历史话语站台的偏误。作为切落基族与英德族裔的混血后代,格兰西置身土白文化的夹缝,其边缘异质性身份能使她辩证地缕析主流白人文化和历史话语权力对萨卡佳薇娅形象的表征疏漏。正如格兰西在后记中所言,“倘若真有创建州陆的意识存在,那么,它必定存在于土地,存在于这片曾遏制过诸多声音的土地。我也在此拾拣起萨卡佳薇娅的声音”(Glancy, 2003: 152)。通过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这种“声音”道出萨卡佳薇娅在确认和强化美国“想象的共同体”的历史中被他者化的事实,也替萨卡佳薇娅的族裔身份鸣响。“文学影响历史,一如历史影响文学。”(Fry, 2012: 251)可以说,《石头心》中的萨卡佳薇娅叙事不仅参与了后殖民语境中萨卡佳薇娅个人史的当代生产,还为美国民族公允地审视其形象乃至土白关系的历史纠葛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

4 结语

一般而言,历史是多元权力和多重价值观相互角力的结果,历史的最终面貌是强势群体的权力意志的表述。在白人的历史叙述中,印第安人或被矮化,或被消声。不过,20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文学界主张文学创作重返历史现场,从历史的褶皱中发掘并修复曾被禁言的群体的声音。《石头心》中,格兰西借由重写萨卡佳薇娅与“发现兵团”共同西进的

故事而形成的声音,道出了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是对杰斐逊总统的“自由帝国”构想的世俗转化,也揭示了萨卡佳薇娅和其同胞是 19 世纪美国西部拓殖和推行霸权统治的牺牲品。这种迥异于“钦定”的官方历史的声音旨在对抗左右主流历史话语结构的美国国家政治,重构曾被消音的印第安人的族裔史,也斧正主流美国社会篡改萨卡佳薇娅形象的文化表征史。由此,小说叙事携带上重构和完善美国民族对西部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的功能,反映出本土裔作家书写即修订(Writing is righting)的美学思想,而这也正是格兰西在《石头心》中构筑的历史书写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Alberts, Crystal. 2010. In the Talking Leaves: Diane Glancy's Reclamation of Voice and Archive [G] // James Mackay. *The Salt Companion to Diane Glancy*. Cambridge: Salt.
- Andrews, Jennifer. 2002. A Conversation with Diane Glancy [J]. *Th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4): 645-658.
- Arnold, David. 1991. Introduction: Disease, Medicine and Empire [G] // David Arnold. *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enveniste, Emile. 1971.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Mary E. Meek (trans.)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 Boehmer, Elleke. 2005.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lloway, Collin G. 2003. *One Vast Winter Count: The Native American West Before Lewis and Clark* [M].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Cogliano, Francis D. 2017.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3-1815: A Political History* [M]. New York: Routledge.
- Eagleton, Terry. 1976. *Criticism and Ideology* [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Fisk, Jerome and Forrest G. Robinson. 1997.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Western History: An Assessment* [J]. *Arizona Quarterly* (2): 1-15.
- Foucault, Michel. 1980.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s: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G]. Donald F. Bouchard (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ry, Paul H. 2012. *Theory of Literature*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lancy, Diane. 2003. *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 [M]. Woodstock &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 Hall, Stuart. 1989. Ethnic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J]. *Radical America* (4): 9-20.
- Harley, J. B. 2001. *The New Nature of Maps* [M].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Jefferson, Thomas. 1939. The President to the Territorial Legislature [G] // Clarence Edwin Carter and John Porter Bloom. *The Territorial 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7.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Jefferson, Thomas. 1951. To George Rogers Clark, 25 December [G] // Julian P. Boy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fferson, Thomas. 2004. To James Madison, 27, April [G] // J. Jefferson Looney.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Retirement Series*. Vol. 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fferson, Thomas. 2009. To the Mandan Nation [G] // Brett F. Woods. *Thomas Jefferson: Thoughts on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
- Kessler, Donna. 1996. *The Making of Sacajawea: A Euro-American Legend* [M].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Lamming, George. 1984. *The Pleasures of Exile* [M]. London: Alisa & Busby.
- Limerick, Patricia Nelson. 2004. *Something in the Soil: Legacies and Reckonings in the New West* [M]. New York: W. W. Norton.

- Lowry, Thomas P. 2004. *Venereal Disease and 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M].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Press.
- McCoy, Drew R. 1980. *The Elusive America: Political Economy of Jeffersonian America* [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Murillo, Larry. 2004. Perspectives on Traditional Health Practices [G]// Ethan Nebelkopf and Mary Phillips. *Healing and Mental Health for Native Americans: Speaking in Red*. New York: Altamira Press.
- Onuf, Peter S. 2000. *Jefferson's Empire: The Language of American Nationhood* [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Owens, Louis. 1997. *Other Destinies: 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Indian Novel* [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Ronda, James P. 2004. *Lewis and Clark Among the Indians* [M].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Roux, Laura Knowlton-Le. 2009. A Taste of Paradise: Sacajawea and the Romanticizing of Americanization [J]. *Cercles* (9): 55-66.
- Sheehan, Bernard W. 1973. *Seeds of Extinction: Jeffersonian Philanthropy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Taylor, Alan. 2001. *American Colonies: The Settling of North America*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Turner, Frederick J. 197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G]// George Roger Taylor. *The Turner Thesis: Concerning 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and Toronto: D. C. Heath and Company.
- White, Hayden. 1978.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M].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Hayden. 1999.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Mimesis Effect* [M].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盛宁. 1994. 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岳川. 2001.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张健然. 2023. 重绘西部史:当代美国西部小说中西部神话的改写[J]. 外国语文(1):72-82.

Historical Writing in *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

ZHANG Jianran

Abstract: *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eds of a Shoshone woman Sacajawea and “the Corps of Discovery” led by Lewis and Clark, who went westward to find the direct waterway passages to the Pacific Ocean. It takes on the featur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first, it unveils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onquest behind 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and criticizes President Jefferson’s thoughts on the “empire of liberty”; second, it reflects the Indians’ collective history of suffering brought by the expedition, and writes the Indian tribes at the “margin” of history back to its “center”; third, it reconstructs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Sacajawea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and corrects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of Sacajawea shaped by the “grand”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mainstream cultural power. In this wa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novel criticizes American 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even the whole period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and revises America’s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of the West.

Key words: Glancy; *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 historical writing; 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Sacajawea

责任编辑:冯革